

刘敏 ● 著

如 歌

的

诱 惑

877
刘敏 ● 著

如歌

2247.57
L73d

的

诱惑



A092815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歌的诱惑/刘敏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7
ISBN 7-02-002825-X

I. 如…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646 号

装帧设计: 柳 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1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3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3.50 元

第一部

诗的时代

为了探索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放弃最终总会有结论的想法。

——米歇尔·福科

1. 玻璃帆船

九十年代初，这座北方沿海大城市遭受了几十年罕见的特大水灾。连续三天三夜的瓢泼大雨把个城市下黑了。

狂风怒吼，树木连根拔起，天上的云撕碎了。暴雨狂风一齐轰鸣，就像是一把巨号吹得山响。受惊的人们，纷纷从快被淹没的家中逃了出来，大街上一片混乱。人们朝着海防大堤奔跑。这么大的雨，眼瞅着海水就要漫过大堤了。白浪滔天的海水群龙一样翻卷起舞，整座城市在这震耳欲聋的涛声中战栗着。

就在这被惊慌恐惧驱赶着的、不顾一切向海边跑着的人群中，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求老天爷，不要再下啦！”话音未落，只见白花花的雨水里，有无数只伸向苍天痉挛着的手臂，人们真的在乞求老天爷了。

“雨快停吧！”一旦雨水太大引起海水倒灌，那整个城市就全完啦。

人们求老天爷不要下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后竟压过了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

突然，天空一个炸雷惊天动地地响过之后，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暴雨竟然神奇般地停了下来。

就在大雨终于停止的那个瞬间，不知是哪位眼快的人一声惊呼：“快看啊，海市蜃楼！”话音未落，又一眼快的人紧接着说：“海面出现的那海市蜃楼像一艘帆船。”等到那些来不及反应或天生就反应慢的人再抬头眺望大海时，海面上只剩了一望无际

的雾气苍茫，其它什么也没有了。

于是，那些自称亲眼目睹了海市蜃楼的人，讲述起来眉飞色舞有鼻子有眼。而那些压根没有眼福目睹这一海上奇观的人们，连说遗憾。到后来，谁也不知全城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是饱眼福看见了海市蜃楼，多少人没有看见，反正无法考证。

但是，毕竟有人说真的看见了像帆船模样的海市蜃楼。

这件事，像一阵风，在这城市蔓延开来。人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到处奔走相告。一时仿佛忘记了刚刚经历了那场巨大水灾所带来的惊恐。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事情，总会发展到越传越邪乎，越传越离谱，越传人们想象力越丰富。于是便有人说，在我们城市上空看见海市蜃楼这绝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这是某种预示，是有兆头有说法的，说不定这其中有某些警示或告诫的意思。总之，绝不能就这样看见了，只是随随便便白白说说算了，总要有所动作，有所交待，有个结果什么的。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人们越传越是众说纷纭，谁也说不清。事情发展到后来，越闹越大。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城市中心位置的一大片老房子，说拆就拆了。那些暗灰色的、人们在那里居住了几代人的老房子，随着一阵阵爆破声，顷刻变成了碎瓦砾。一时间，天空灰暗，尘土飞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那些老建筑就被夷为平地。亮出了一大块空场，但在那空场中间，惟独还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小天主教堂，在尘埃和瓦砾中绝望而虔诚地守望着。

那教堂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一座小天主教堂。始建于一千八百八十年间。据传说，当时有一位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了这座荒凉的城市。在那位传教士的积极倡导下，经过一番筹资，才兴建了这座具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在将近一个世纪

的岁月中,由于它造型飘逸又具有异国情调,再加上它坐落在人口密集的民宅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即便在文化大革命 的乱世当中,居然不知何原因,这座小教堂没遭到破坏,竟神奇般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

确确实实,这座小教堂那雅致独特的外观,以及从那塔楼里传出的低沉、略带感伤的钟声,曾给当地居民带来过一种永恒的宁静、遐想和超脱尘世烦恼的神秘之感。人们爱戴一直守护在他们身边的这座雅致的教堂。那古老的教堂早已成为这城市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开始还只是一些老教徒们常去教堂做礼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一些新教徒们也纷纷走入教堂,使教堂日益变得神圣了起来。

教堂除了一些信徒们讲经布道外,同时在这城市人们心目中,也是一处建筑风格独具的优美景观。那教堂外观造型脱俗,高耸细长的塔楼,交叉的穹窿,拱、柱梁向上延伸,给人一种强烈上升的感觉。

巨大的窗花,窗户上有直棂,在上面分为若干小拱,纤细的立柱支撑,每个窗户都制成一个嵌入叶形装饰的圈孔。嵌在那上面的玻璃是宝石蓝、宝石红、紫罗兰色的。光线从这绚丽色彩的玻璃射入,整个教堂都泛起令人神往的色彩。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小教堂掩映在一片葱郁的槐树中,如诗如画般静美。

原先小教堂周围有错落其间的民宅环绕着,看不出教堂的孤单。现在那些围绕在教堂周围的民宅全用推土机推平,变成了碎瓦砾。教堂独立在黄昏那深红色的夕阳里,人们心中鸣响着教堂的钟声,鸣响着那来自天国的回音。这回音余音袅袅,在人们心灵中回荡着,心中不禁一片悲凉。因为人们都知道教堂不久也将在这里消失,等待着的同样是被推土机推倒拆除的命运。

有消息证实，有一位外商要在这里投巨资建造一座多功能大厦，建成后将是全城最高的大厦。听说就建在这被拆毁的教堂上面，整个大厦传说是按照那天在这城市上空人们看见的海市蜃楼模样来设计，整个造型一点不差地采用那海市蜃楼的帆船模样。整个楼的外包装建筑材料，全部采用最先进的玻璃幕墙。整个船身用天蓝色玻璃做外包装，顶层也就是船帆的部分用金黄色玻璃。整座大厦就像是一艘鼓满了风帆的船，在大海上航行着。

现在，关于建造这座现代化、集商、贸、娱乐、餐饮、办公于一体的多功能大厦的事，谁也不再当做小道消息流传。晚报已就此事进行了专门报道，并刊登了大厦的草图。这回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从此，全城人们心中似乎都有了一种企盼，把这座大厦的模型印在了脑子里。人们开始眼巴巴等待着那高耸入云，泛着耀眼光芒，用玻璃幕墙包装起来的大厦早日出现在眼前。到那时整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只要一抬起头，就能看见令人迷眩的、海蓝色的巨轮，还有那金光闪闪迎风鼓动的船帆。这色彩，这光芒一定会照得人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到那时，人们将不得不伫立在大厦面前，举头仰望，在感喟这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还会从那锃光瓦亮的玻璃幕墙上，看到这座现代化城市的虚幻倒影，那川流不息但不知归途何处的车流，那匆匆赶路却行囊空空的人影，也许面对这华丽晶莹的面具，他们还能记起些什么——或是在一个恬静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清晨，或是回荡着教堂幽婉钟声的黄昏……

2. 肖 彤

肖彤在这城市里属于闲人一类。她没有固定职业，自费出版过几本诗集，但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她每天出门包里装上几本诗集，送到书店让人家代销。书店帮她卖出去一本，她与书店对半分成。眼下这年头还有谁读诗歌呢？诗歌成了闲人们孤芳自赏、自我燃烧的作品。肖彤常觉得自己是可怜又痛苦的孤独诗人。她内心怀着火热的耐心，她相信诗歌不会像现在这样卖不出去，诗歌不会永远成为她个人徒劳的吟唱。

于是，肖彤仍在不断地写，不断地走进书店请人代销。

肖彤今天将她新出版的五本诗集送到这城市新开业的一家取名为“汤姆大叔”的书店。书店老板是一位打扮得颇现代化的年轻男士。那男士不仅留了长发，还将过了肩头的长发用一根橡皮筋扎了起来。梳在脑后的头发走了油似地干黄，像一把枯草贴在他的后脑勺上。小老板精瘦的身子，一张小白脸上架着一副方型黑塑料边近视镜。他的小店里不仅摆着一些高雅的书，还在不大的空间里放着两张方形小茶几，茶几四周有几把木头椅子。他供应咖啡和一些小零食，诸如，酸杏干，蜜饯海棠，炒花生米等。他将这些小零食装在一个精美的小碟子里出售。也就是说，你一旦到了这家书店不仅可以翻翻书，还可以坐下来读书，读书时可以喝一杯咖啡，或吃上一小碟酸杏干。书店的一个角落里音响设备，不时有轻音乐从那个角落里缓缓流出。抬头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毛笔直接书写到白墙上的诗歌。

小老板将自己亲笔写的诗歌直接写到墙上，他将自己的诗同时融合在了这个书店里，这是他生存的空间。进到书店里的人们，凡来者必看他的诗。在他所写的那些诗里，有个人的苦衷，人类的私情，一切人和他的影子。

他让自己的诗歌永留在他开辟的小天地里。

当肖彤向小老板提出将自己诗集留在他这里代销时，小老板用一双敏锐的眼睛看着肖彤。这目光在肖彤看来既不是干涩的，也不是痛苦的，而是有一点湿润的。这目光是两个诗人孤独心灵的瞬间撞击，肖彤有点受感动，她觉得自己的诗歌放到这里真有一种寻找到了家园的快感。

肖彤开始在小书店里浏览那些摆在书架上的各种书籍。当她在—个极不显眼的旮旯里突然看见了杨开泰的诗集时，肖彤心里禁不住猛烈地痉挛了一阵儿。怎么会呢？这小书店里居然摆放着杨开泰的诗集。

肖彤一直在学摸杨开泰写的诗。为了寻找杨开泰的诗，肖彤找得好苦啊！她走遍了全市大小书店。每问到一家书店，人家都说从未见过杨开泰的诗集。也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杨开泰的诗集，哪儿都没有卖的。

杨开泰在诗歌界是一位怪才。杨开泰对肖彤来说非同寻常。当肖彤从那个小角落的一摞书中抽出那本看上去很旧，不像是一本新书，但千真万确就是杨开泰的诗集时，肖彤的心里一下子变得很乱。她赶紧付了钱，买下那本诗集，准备立即离开“汤姆大叔”书店。就在她离去的时候，那小老板叫住了她：“喂，找你三元钱，没看见这本书后面写着，是打了六折的吗？”说完，小老板用莫名其妙的神态看着肖彤，心想：看这本旧诗集把这女人闹的，活见鬼了似的。

肖彤拿到这书店里惟一的一本杨开泰诗集时，她如获至宝。

她哪里还顾得上看书背面打着的六折字样呢。在肖彤看来，今天在这家小书店里遇见了杨开泰的诗集，实在是个缘份。杨开泰，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肖彤从“汤姆大叔”书店里走了出来。她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那沉重完全是因为杨开泰的诗集揣在了她的包里。像肖彤这样的女诗人，心中永远保留着爱的碎片。那些残留的爱的碎片，成了伴随肖彤活着的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在肖彤的认知中，只有那爱的碎片才会返出真实亮光。只有在这真实亮光的闪耀中，肖彤才能够看清自己记忆中保留下来的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是经过了无情的时间淘汰，不管经过淘汰留下来的是痛苦还是幸福，是罪恶还是善良。这一切都与人的最铭心刻骨的体验相连。起码就这点而言，肖彤认为，柏拉图说的对：通过回忆，返回自己本然的真实生命。

肖彤将回忆看成是自己生活中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回忆就像是她早为自己生命种下的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一旦种下，日后必定会有开花结果的时候。当那成熟的种子终于在肖彤心中盛开花朵的时候，哪怕是肖彤发现了其中隐藏着一颗有毒的种子，那又奈何呢？肖彤仍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肖彤只有在回忆中，她才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女人。

肖彤走在大街上，大街带给她的是一片嘈杂的声音。这杂乱无序的噪音，让肖彤心情坏到了极点。影响了她正想让自己沉浸在什么里面的情绪。因为肖彤很难有像此刻这样地地道道从心底向外涌出的柔情。她眼睛里有一种难以化解的忧伤和迷恋的神情。她的这种眼神在我们的城市中早已经遗失了。

我们的城市是忙碌的，慌乱的，匆匆忙忙和急促的，困倦和疲惫的，烦躁的，日新月异的，变幻多端的。肖彤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她感到十分孤单。

大街上没有人注意肖彤脸上呈现的忧伤神情。那些匆匆而过的人，频频抬头凝视着那满大街到处张贴的广告。尤其那些外国商品的广告上画着的穿着“三点式”泳装的广告，吸引了众多人的视线。还有那大型电子广告屏幕上正演着的香港武打电影预告。成龙从险峻的山崖上跳下去，正好扒住直升机的惊险镜头，令行人们倒吸一口凉气。这样刺激的电影镜头，不用坐到电影院里，随便在大街上驻足一会儿，就能看个满眼。肖彤的忧伤眼神不可能错过那电子广告牌的吸引，除非你不出门，躲在家中。大街就是这样公众化的，充满了人流和车辆和各种噪音交织的大街。人们的眼神根本不可能躲开广告牌，无论你走多远，那个广告牌亮起的色彩和音响都会牵着你的视线，将你的眼神牵来拽去的。肖彤真是无奈极了。她心里明白，自己现在与这城市的关系在日益疏远。

肖彤在大街上走累了，她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肖彤抬起头便看见那新建的全市最高的建筑物——玻璃帆船大厦。那金黄色扬起风帆的造型，外包装采用玻璃幕墙。让人们时刻感到，我们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全新的。而每天有新鲜太阳出升的城市，都会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

那明晃晃的玻璃幕墙里面，是白领阶层聚集地。一些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和穿着超短裙亮出肉色或黑色网眼丝袜的女人，他们之间相互注视着彼此衣服外面绣着的名牌标志。擦肩而过时，相互嗅出对方喷的是法国香水还是日本香水味。一些手拿数字大哥大的男女，脸上有时流露出急促，有时又是充满挑逗的神情。那大厦里面的巨型购物中心，常常使人迷路绕不出来，而在付款台前，排满了手持信用卡的人们。其实当你真的发现用信用卡的确比用现金付账慢得多时，人们仍保持着一份耐心，因为有人要持多种信用卡伸到结账的小姐面前。那里面的

美容美发业日益和国际接轨，中国人长了几千年的黑头发，黄皮肤，硬是用一小瓶染发水就轻易将黑头发染成红头发，金黄头发，棕色头发。外国进口的那数也数不清的名牌化妆品，随时能为一些女人起到返老还童作用。

肖彤站在地面光滑擦得锃亮洁净的帆船大厦里，才感到自己脚上穿着的那双款式老掉牙的旧半高跟皮鞋临出门时忘了擦鞋油。唉，肖彤何止是今天忘了擦鞋油呢。肖彤好像从来就没有往皮鞋上涂油的习惯。只有淋过一场大雨后，肖彤有时才想起该擦鞋油了。现在她就觉得自己这样一双脚无处躲藏。肖彤哪儿是到这地方寻求休息来了，她对着大厅的镜子一照，怎么照，自己都像一个外地来的女人。穿在自己身上的衣服顿时感觉很不协调，现在连老太婆都不肯穿的那种深灰兔毛毛衣，胳膊肘处起了浓密的毛线绒球。真正纯羊绒毛衣当然棒了，穿上又轻又薄又暖和。看着大厦里的一些男女，穿着高贵潇洒的羊绒毛衣，肖彤越看自己越寒酸，她无地自容地好像在躲避着什么。

不知不觉肖彤进了洗手间。今天肖彤出门坐出租车时，听那开出租的师傅说：别看他是个开出租的“胶皮”，但经常上高档次的厕所。他上的厕所全是带星级的饭店里的高级卫生间。肖彤觉得真逗。

肖彤进了大厦的卫生间，那卫生间十分豪华，一进去香气扑鼻，洁净得一尘不染。厕所服务员热情地给肖彤拿了块浅粉色的热毛巾，并帮肖彤拧开温水洗手，然后又一脸笑容地替肖彤用电吹风吹她那零乱的头发。这一切都令肖彤受宠若惊，觉得浑身都不是个滋味。她觉得如果不给这女人一点小费，自己简直是太那个了。于是肖彤往那装小费的塑料小碟子里放了十元钱。她心里才算踏实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肖彤找了一个空沙发坐下来，她两条腿实在是走累了。她

想就这样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一屁股竟坐到了收费的沙发上。这大厦里究竟有哪一个坐位是不用收费的，肖彤哪儿搞得清楚呢。肖彤倒是处处能遇上热情服务的人员，张张笑脸令肖彤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不掏钱，那就对不起人家向她亮出的笑脸。又一热情的女招待冲着肖彤打开了一个印制得十分精美的红软缎面的食谱本子，“请问小姐喝点什么？”女招待冲肖彤笑得很甜。肖彤心想，谁让自己今天走进这里来了呢。既然进到这里，就别再想着后缩了。于是肖彤要了一壶咖啡，当那造型精致的银制小壶端到肖彤面前时，她往咖啡里加了许多糖，她喜欢甜咖啡。这一小壶咖啡足可以让肖彤待在这里消磨一会儿了。

肖彤很快进入角色。她一边喝着甜咖啡在嘴里品尝着，一边欣赏着那白色三角钢琴发出的优美音乐。一个年龄看上去三十多岁，烫了一脑袋弯曲卷发的男人，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乌黑的卷发随着那《致艾丽丝》的乐曲在不停颤动。弹奏者的投入和悠扬的曲调感染了大厅里匆忙的人流，人们不时向那白色三角钢琴瞅上一眼，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整个大厅，仿佛那留着一头弯曲卷发的男人，只演奏给肖彤一个人听。因为也只有肖彤一个人是全身心不带一点点杂念地听着那优美的乐曲。听着贝多芬那如泣如诉的钢琴曲，肖彤好像在忽然忘掉一切的同时，又记起了许多轻易不能再现的往事。尽管这感觉只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但对肖彤来说，却是千金难求。这一天就算没白过，值了。

肖彤在那乐曲结束时，她将咖啡放下，独自鼓起掌来。肖彤那并不太响的鼓掌声，并没有引起大厅里任何人的注意。倒是那位钢琴演奏者，回过头，向这位孤独的喝彩者，投来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肖彤接着喝她的咖啡，没有了钢琴乐曲的伴奏，整个大厅在肖彤看来又恢复了刚才喧嚣与嘈杂。此时，肖彤无事可做，她突

然想起了杨开泰。

于是肖彤去摸放在沙发上的书包，她觉得这会儿正好可以翻看杨开泰的诗集。就在她从包里往外掏杨开泰诗集时，肖彤发现大厅里那穿着红色制服，戴着高筒帽，金丝银线刺绣的天鹅绒的坎肩儿，金色的绶带斜挎胸前，颇像一战时的老兵的侍者，正在向大厅外轰一对男女。冲着那对尴尬的男女，侍者在高声喊着：“你们在这里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了，光喝自己从外面带进来的矿泉水，你们以为这里可以白白坐着？这不是街心公园，这里坐坐是要收费的。”肖彤站起身来看着那被轰出去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空矿泉水瓶子。他大约有四十多岁，微胖，个子不高。女的穿着黑皮超短裙，大约二十多岁。这一对男女被侍者轰着慌乱地离开了大厅。

肖彤又坐下来，她发现杨开泰的诗集落到了光滑的地上，她弯腰拾了起来。她打开诗集刚翻两页，就看不下去了。她听见身边沙发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手里拿着大哥大，有点酸态地说：“喂，是你吗？你恐怕早就收到我写给你的那张便条了。我告诉你，你还真的必须再听我说一遍，吻，不单纯是吻，主要对身体有好处。据外国人研究，每亲吻一次，对年长 70 岁以上男人，可以延长寿命。具体可以使脉搏跳动由 70 次到 150 次呢。还有助于血液循环，增加个体细胞对氧气的吸收，最重要的是使面部 27 块肌肉受到抽动而得到锻炼，还有助于推迟脸部皱纹的出现，有助于减肥，有助苗条，有助……”

肖彤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她合上了诗集。她觉得这地方实在不是她读杨开泰诗集的地方。

肖彤把杨开泰诗集装进书包里，她从帆船大厦里走了出来。

她突然觉得，那装着杨开泰诗集的书包背在她肩上，不再像刚来时那样沉重了。

3. 杨开泰

那天早上，没想到会有故事发生。

肖彤住在异地的一个小旅店里。清晨，太阳微弱的光线从窗帘缝隙中钻了进来。昨天刚刚下过一场雨，看样子天上的云还没有散尽，外面不会暴晒，半阴半晴是夏天难遇的凉爽天气。肖彤住在外地，总能有一份闲散的好心情。今天本来该回家的，她刚刚参加完一个诗歌研讨会。在80年代后期，到处举办诗歌研讨会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随便。诗人也成了可以四处为家的人。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欢迎，都能遇上知音。那些痴男怨女们，谁都能顺口说出几个诗人的名字，还能动情地背上几句他们写的诗。

肖彤之所以在异地拖延一天回家，完全是因为她特别喜欢人在异地那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人在旅途中，全身心放松，不必去走那么多的心思。但是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个朋友要给她介绍一位善写朦胧诗的诗人。那诗人就住在离小旅店一站路以外的一个地方。那位朋友对肖彤说，都到了家门口，不去拜访一下这位诗歌界的“怪才”，真有点遗憾。

起初肖彤对亲自去拜访他，并没有兴趣。肖彤读过他的诗，他写的诗在肖彤看来艰涩，抑郁，难懂。背景全是铅灰色的雪云，人物都是灰溜溜的、迷途忘返式的。文如其人，她猜想这人一定很古怪，冷漠，其貌不扬，否则他的诗不会是那样的。经不住朋友的再三挽留，反正闲着也没事，干脆见见他，说不定对她